


<目录

# 叛教者

**（首次发表于《妇女之家伴侣》第33卷1906年9月）**

“现在我叫醒自己去上班；
我祈求主，我不愿逃避。
如果我死在夜晚之前，
我祈求主，我的工作一切顺利。”阿门。

“如果你不起来，约翰尼，我就不给你吃！”

威胁对男孩没有影响。他顽固地紧抱着睡，为遗忘而斗争，就像梦为自己的梦想而斗争一样。男孩的手松松地
他们紧握着自己，他无力地、痉挛地对着空气吹气。这些
吹口是为他的母亲准备的，但她却背叛了她惯常的熟悉感，粗暴地摇晃着他的肩膀。“让我一个人！”

这是一声哭喊，起初在深深的睡眠中低沉地响起，然后迅速奔涌而出
向上，像一声哀嚎，进入激情的贝尔利格里，然后消逝，沉入一种无法言喻的哀鸣。这是一种野兽般的哭喊，就像一个灵魂在痛苦中，充满了无限的抗议和痛苦。

但她并不介意。她是个眼神空洞、面容憔悴的女人，早已习惯了这份工作，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她抓住床单，试图脱下它们；但男孩停止了拳击，紧紧抓住它们不放。在床尾的一个角落里，他依然盖着被子。接着她试图把被子拖到地上。男孩反对她。她做好了准备。她的体重占优势，男孩和被子都屈服了，前者本能地跟随后者，以抵御房间里的寒冷侵袭他的身体。

当他倒在床边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头先落地。但意识却在他心中飘荡。他扶正身体，在危险中保持平衡了一刻。然后他用脚着地。
他母亲立刻抓住他的肩膀，把他钩起来。他又打了几拳

这次，他被击退了，这次是为了ce和直接性。与此同时，他的眼睛睁开了。她释放了他。他醒了。

“好吧，”他喃喃地说。

她抓起灯，匆匆跑出去，把他留在黑暗中。“你得上船了，”她警告

他。

他并不介意黑暗。穿上衣服后，他走进了厨房。他的步伐对于一个如此瘦弱的男孩来说显得格外沉重。他的双腿拖着自己的重量，这似乎不合常理，因为他的腿又细又瘦。他拖着一把断底的椅子走向桌子。

“约翰尼！”他母亲尖声喊道。

他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没有说一句话，就去了水槽。
那是一个油腻污秽的水槽。一股气味从出水口飘出。他对此毫不在意。在他看来，水槽有异味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肥皂应该脏兮兮、洗水后难以搓起泡沫一样。他也没有费多大力气去制造泡沫。几股冷水从流动的水龙头中喷出，完成了这一功能。他没有刷牙。话说回来，他从未见过牙刷，也不知道
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人，他们犯了如此愚蠢的错误，比如刷牙。

“你可能一天洗一次澡，没人会告诉你，”他的母亲抱怨道。

她一边倒水，一边端着一个破罐子，倒了两杯咖啡。他没有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之间长期的争执，而他的母亲对此非常坚决。“不”一天
他必须洗脸。他用一块油腻的毛巾擦干自己，那块毛巾又湿又脏，还破旧不堪，把他的脸盖上了一层碎屑。

“我希望我们住得不那么远，”他坐下时说。“我尽力做到最好。你知道的。但是房租一美元就省了，我们这里还有更多的空间。你知道的。”

他几乎没跟上她的脚步。他以前听过很多次了。她的思想范围很有限，总是回想起过去的艰辛
因为离磨坊太远而工作。

“一美元意味着更多的食物，”他得意地说道。“我宁愿步行去吃。”

他匆匆地吃着，半嚼着面包，用咖啡洗着没洗过的面包块。这种热而浑浊的液体叫咖啡。
那是少数几杯咖啡之一

他一生中从未喝过真正的咖啡。

除了面包，还有一小块冷猪肉。H的母亲
他往杯子里倒了咖啡。当他吃完面包时，他开始观察是否会有更多的面包。她挡住了他询问的目光。

“现在，别骄傲了，约翰尼，”她评论道，“你已经受够了。你的兄弟姐妹都比你小。”

他没有回应责备。他话不多，也不爱说话。此外，他也不再贪婪地寻找更多。他从不抱怨，耐心如同他在学校学到的一样可怕。他喝完咖啡，用手背擦了擦嘴，开始起身。

“等一下，”她急忙说，“我想这个面包可以再切一片薄片。”

她的动作中充满了巧妙。她似乎在切一片
她从面包盒里拿出面包和切片，然后
给了他她自己的两片中的一片。她认为自己欺骗了他，
但他注意到了她的手舞足蹈。尽管如此，他还是毫不羞耻地拿走了面包
。他的母亲是个哲学家，不管她长期的病痛，本来就不怎么吃东西。

她看到他把面包嚼干了，就伸手把咖啡杯里的咖啡倒进他的嘴里。

“今天早上不要让我肚子不舒服，”她解释道。

远处传来一声悠长而尖锐的哨声，把他们俩都叫了起来。她瞥了一眼架子上的火警钟。指针停在五点半。工厂里的其他人都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她披上一件披肩，头上戴着一个脏兮兮的帽子，形状不规则，显得很古老。

“我们有托伦，”她说着，把灯芯转了一下，然后吹了下去。

他们摸索着爬出来，沿着楼梯往下走。天气晴朗又冷，
约翰一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就打了个寒战。天上的星星还未开始泛白，城市一片漆黑。约翰和母亲走路时都拖着脚步。他们的腿肌肉里没有挥动双脚离开地面的冲动。

过了十五分钟的沉默，他的母亲转向右边。

“不要迟到了，”这是她最后从黑暗中发出的警告，黑暗正将她吞噬。

他没有作答，继续走着。在工厂区，到处都是门开着，他很快成了众多行人中的一员。
穿过黑暗前行。当他走进工厂大门时，哨声再次响起。他向东方望去。在一片破旧的天际线上，一抹淡光开始蔓延。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天空，加入了工队。

他站在一排长长的机器中。在他面前，一个装满小锭子的料斗上方，是快速旋转的大锭子。他在这上面绕着小锭子的粗麻绳。这项工作很简单，只需要速度。小锭子被迅速排空，
有那么多的大卷轴在清空，所以没有空闲的时间。

他操作起来像机械一样。当一个小卷筒用尽时，他会用左手作为刹车，停止大卷筒的同时，用拇指和食指抓住飞出的线头。与此同时，用右手抓住小卷筒松散的线头。这些双手同时快速完成的动作交替进行。随后，他的手会迅速地绕过织工结并松开卷筒。织工结并不难打。他曾夸口说可以在睡梦中打。事实上，他也确实有时会在一个夜晚连续几个世纪地打不完一连串的织工结。
结

有些男孩偷懒，不更换小卷轴，浪费时间和机器。有个监工来阻止他们。他抓住了约翰尼的邻居偷懒的行为，打了他的耳朵。

“看约翰尼，你为什么不像他？”监工愤怒地要求道。

约翰的线轴满负荷运转，但他对间接传动并不感兴趣
赞美。曾经有一段时间……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
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听着自己被当作光辉典范而被举起。他是完美的工人。他知道这一点。他经常被告知如此。这已经司空见惯，而且对他来说似乎不再有任何意义。从一个完美的工人，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完美的
机器。当他的工作出错时，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机器都是如此，因为材料有缺陷。一个完美的指甲模具切割不完美的指甲和他犯错一样有可能。

这不足为奇。他从来没有缺席过
与机器亲密无间的关系。机器几乎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至少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十二年前，在这家工厂的织布车间里，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惊吓事件。约翰尼的母亲晕倒了。他们把她扶到地板上，在一片混乱中

尖叫的机器。几位老妇人被从她们的织机中叫了出来。工头帮忙了。几分钟后，织机房里的人数比进门时还多了一人。那是约翰尼，他出生时就
织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他第一次呼吸时就吸入了潮湿的空气，里面充满了飞舞的棉絮。第一天他咳嗽着，就是为了把棉絮从肺里清除出来；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
从那以后我一直咳嗽。

约翰尼旁边的小男孩呜咽着，抽泣着。小男孩的脸
他因憎恨那个远距离威胁注视他的怪物而抽搐不已；但纺车始终满负荷运转。男孩对着面前旋转的纺车大声咒骂；但声音连六英尺都传不到，房间里的喧嚣声像一堵墙一样将声音阻挡住了。

约翰尼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他有一种接受事物的方式。此外，事物因重复而单调，而他却经历了这种特殊的事件
他多次目睹过，反对监工就像违抗机器的意志一样无用。机器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和任务制造出来的，监工也是如此。

但十一点钟时，房间里出现了兴奋的气氛。这种兴奋似乎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立刻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在约翰尼另一边工作的独腿男孩迅速地跳到一个垃圾桶上
一辆空卡车。他从视线之外跳了进去，拄着拐杖。
磨坊的主管来了，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他衣着讲究，穿着一件熨烫过的衬衫——约翰的绅士
男人的分类，还有，“检查员”。

他尖锐地注视着那些男孩，他们经过时。有时他会停下来问问题。当他这样做时，不得不竭尽全力大喊，那一刻他的脸因努力发出声音而显得滑稽可笑。他那双迅速的眼睛注意到旁边那台空荡荡的机器。
约翰尼，但他什么也没说。约翰尼也注意到了他，他突然停了下来。他抓住约翰尼的手臂，把他从机器前拉了回来；但约翰尼惊讶地叫了一声，松开了手。

“太瘦了，”警长焦虑地笑了。

“管子的茎，”是答案。“看看那些腿。男孩有癫痫——刚开始，但他有。如果癫痫最终不治，那一定是肺结核先治死了他。”

约翰听着，但并不理解。此外，他对未来的疾病并不感兴趣。有一个更严重、更紧迫的疾病威胁着他，那就是检查员。

“现在，我的孩子，我想你告诉我实话。”检查员说，或者喊道，凑近男孩的耳朵，让他听清楚。“你多大了？”

“十四岁，”约翰撒谎，他用尽全力撒谎。他撒谎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他开始干咳，把早上积聚在他肺里的尘埃都咳了出来。

“至少看起来十六岁。”主管说。“或者六十岁。”检查

员厉声说道。

“他总是朝那个方向看。”

“多久？”检查员急切地问。“好几年了，从来

没有变老一点。”

“哦，年轻些吧，我想。我想他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吧？”“断断续续——

但那是在新法律通过之前。”

主管急忙补充道：“机器闲置了吗？”检查员指着约翰尼旁边那台空着的机器问道，那台机器上半满的线轴飞快地旋转着。

“往那边看。”主管示意监工向他走去
对着机器大喊，指着它。“机器空闲了，”他向检查员报告。

他们走了，约翰尼回到工作，庆幸疾病已经避免了。但独腿男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个目光敏锐的检查员把他从垃圾车旁拉开，大声喊道：“你的嘴唇上沾着什么？”
他浑身发抖，脸上流露出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表情
一场深刻而不可挽回的灾难。奥弗斯·西尔惊愕地望着他，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男孩似的，而督学的脸则流露出震惊和不悦。

“我认识他，”检查员说，“他12岁了。我一年内让他从三家工厂下岗了。这第四次。”

他转向那个独腿男孩。“你向我保证，无论字面意思还是荣誉，你都去上学。”

那个独腿男孩哭了起来：“求你了，警官先生，两个孩子死在我们身上，我们非常贫穷。”

“你为什么那样咳嗽？”检查员要求道，好像在指控他犯罪似的。

而那个独腿男孩却否认了，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上周感冒了，警官先生。”

最后，那个独腿男孩和检查员一起离开了房间，后者还伴随着焦虑和保护欲强的主管。

单调再次沉寂。漫长的早晨和更长的下午逐渐消逝，下班的哨声响起。天色已晚，约翰尼穿过工厂大门昏昏欲睡。在这段时间里，太阳如同金色的梯子划过天空，将温暖的阳光洒满整个世界，
在西方的天空下，屋顶上一片杂乱无章，它掉下来，消失了。

晚餐是家里的主餐——约翰尼唯一的一顿饭
遇到了他的弟弟和妹妹。它体现了天性的一部分
对他来说，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非常老了，而他们却非常年轻。他对他们的过分和惊人的幼稚没有耐心。他没有
理解它。他自己的童年已经离他很远了。他就像一个老人
他是个易怒的人，被他们年轻灵魂的躁动所烦恼，这在他看来简直是愚蠢。他默默地盯着自己的食物，心里却觉得很快就要开始工作了，这让他感到一丝安慰。从他们身上去掉边缘，让他们安静而有尊严——就像他一样。就这样，按照人类的风格，约翰尼把自己当作一个衡量宇宙的尺子。

在吃饭的时候，他的母亲用各种方式和无限的方式解释
她一再表示，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就是这样
约翰尼松了松身子，起身离开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犹豫是去床上还是去前门，最后还是走了出去
后者。他没走多远。他坐在门廊上，膝盖向后缩
他瘦削的肩膀向前垂下，肘部放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他坐在那里，浑然不觉。他只是在休息。在他的意识里，他已经睡着了。他的兄弟姐妹们走了出来，和其他孩子一起在他周围喧闹地玩耍。
角落里的电灯照亮了他们的脸庞。他脾气暴躁，易怒，这是他们心知肚明的；但冒险的精神却引诱他们捉弄他。他们手拉手站在他面前，身体紧贴着他的脸，吟唱着怪异且不讨喜的打油诗。起初，他对着他们发出咒骂——这些咒骂是从各个工头那里学来的。发现这无济于事，又想起自己的尊严，他重新陷入了沉默。

他的弟弟威尔，同龄人中稍逊一筹，刚刚过了十岁生日，担任着干草车手。约翰尼对他并没有特别好的感情。他的生活很早就因不断让步而变得苦涩。他清楚地感觉到威尔欠他很多，而且
他对此毫不感激。在他自己的玩耍时间里，很久以前，在那个遥远的过去，他被迫照顾威尔，失去了大部分玩耍时间。那时威尔还是个婴儿，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他们的母亲每天都在
磨坊。约翰尼也成了小父亲和小母亲的角色。

威尔似乎展示了给予的好处和方式。他身材健硕，相当结实，和他的哥哥一样强壮，甚至更重。

虽然一个人的生命之血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的血管里。在精神上也是如此。约翰尼厌倦了，疲惫不堪，没有弹性，而他的弟弟似乎充满了活力，溢于言表。

嘲讽的歌声越来越高。威尔随着舞蹈更靠近，
伸出舌头，约翰尼的左臂一伸出来就抓住了另一个
绕着脖子。同时，他用拳头猛击对方的鼻子。那是一只可怜兮兮的瘦手，但它的锋利足以让人痛不欲生，这从它发出的尖叫声中可见一斑。其他孩子都在惊恐地尖叫
约翰尼的妹妹珍妮哭着跑进屋子里。

他把威尔推到一边，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伸手去抓
他把他摔在泥土里，脸朝下。直到他的脸被泥土摩擦了好几遍，他才把他放开。这时，母亲来了，她像贫血的旋风一样，带着关怀和母性的愤怒。

“他为什么不能离开梅隆呢？”约翰尼回答她，对她进行训斥。“他难道看不出我累了？”

“我跟你一样大，”威尔在她的怀里愤怒地说，他的脸上满是泪水、泥土和血。“我现在也一样大了，我要变得更大。然后我会咬你——看看我能不能。”

“你应该去工作，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约翰斯咆哮道。“那是
你这东西怎么了？你应该去工作。你妈妈得把你送进工厂。”

“但他太小了，”她抗议道，“他还是个小孩。”“我开始工作时比

他小。”

约翰的嘴张得大大的，进一步表达他感到的不公平，但嘴巴却突然闭上了。他沮丧地转过身去
他溜进屋子里，上床睡觉。他的房间的门开着，让别人进来
厨房里传来阵阵温暖。他脱下衣服时，黑暗中传来母亲和一个刚进来的女人说话的声音。母亲在哭泣，她的言语中夹杂着精神萎靡的抽泣声。

“我听不懂约翰尼到底怎么了，”他能听到她的流言蜚语。“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一个耐心的小天使。”

“安赫是个好孩子，”她急忙辩解道。“他工作很认真，而且
确实太年轻就去工作了，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尽我所能，我相信。”

厨房里长时间地擤鼻涕，约翰尼闭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我这辈子都是忠诚的。”

第二天早上，他被母亲从睡梦中撕扯出来。接着是微薄的早餐、黑暗中的流浪，以及苍白的一瞥

他背对着房子，穿过工厂的大门，开始打扫房子。这是又一个日子，所有日子都一样。

然而，他的生活充满了变化——有时他从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有时又生病了。六岁时，他成了威利和其他年幼孩子的“爸爸妈妈”。七岁时，他开始在工厂里操作卷绕机。八岁时，他又在另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他的新工作非常轻松。他只需要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子，引导一串流过身前的布料。这串布料从机器的口中出来，经过一个滚筒加热后，继续流向别处。但他总是坐在那个地方，远离光明，仿佛自己也是这台机器的一部分。

尽管天气潮湿炎热，他却非常高兴地工作着，因为他还年轻，怀揣着梦想和幻想。看着那不断飘动的布料，他做了许多奇妙的梦。但是没有
他锻炼身体，不去想事情，他的梦越来越少，而他的头脑变得迟钝和昏昏欲睡。然而，他每周挣两美元，两美元代表着急性饥饿和慢性营养不良之间的区别。

但九岁时，他失去了工作。麻疹是原因。康复后，他在一家玻璃厂找到了工作。工资更高，而且工作需要技巧。这是零工，技能越高，收入越多。这给了他动力。在这样的激励下，他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工人。

这是一项简单的活儿，就是把玻璃塞塞进小瓶里。他腰间挂着一捆绳子。他把瓶子夹在膝盖之间，以便双手都能动用。就这样，他坐在地上，弯腰驼背地工作，每天十个小时，瘦削的肩膀变得挺直，胸部紧绷。这对肺部不利，但他还是绑了三根绳子。
每天一百几十瓶。

主管对他非常骄傲，还带人来看他。十个小时里，三百多个瓶子从他的手中流过。这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机器般的完美。所有的废料运动都
被消除。他瘦弱的手臂的每一个动作，细长手指的每一丝肌肉的每一次运动，都迅速而准确。他以极高的紧张度工作，结果使他变得紧张。晚上他在睡梦中肌肉抽搐，
白天他不能放松和休息。他一直保持紧张，他的
肌肉继续抽搐，脸色也变得苍白，咳痰声越来越大
更糟糕的是，肺炎侵袭了收缩后虚弱的肺部
他失去了在玻璃厂的工作，回到了黄麻厂，在那里他最初开始卷绕纱锭。但现在，晋升的机会来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工作人。接下来他会去淀粉厂，后来他又去了

会进入织机房。之后除了效率的提高，什么都没有。

机器运转得比他刚上班时快多了，而他的思绪却变得迟缓。他不再做梦了，尽管早年曾充满梦想。他曾爱过一个人。那是他第一次开始引导布料经过滚筒的时候，对象是主管的女儿。她比他大很多，是个年轻女子，他曾见过她。
只去过几次，不过寥寥数次。但这无关紧要。在他面前流淌的布匹表面，他想象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在那里他施展神力，发明神奇的机器，赢得工厂主的位置，最终将她拥入怀中，严肃地吻了她的额头。

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已年老体衰，不再有爱。而且，她已经结婚离开了，他的思绪也渐渐沉睡。然而，那是一段美妙的经历，他常常回想起那段时光
其他男人和女人回顾了他们相信仙女的时代。他从未相信过仙女或圣诞老人；但他曾不加怀疑地相信着想象中蒸汽滚滚的布河里微笑的未来。

他很早就成了一名男子。七岁时，他画了第一幅画
工资，开始了他的青春期。一种独立的感觉渐渐涌上心头
他和母亲的关系也改变了。不知怎么的，作为一个挣饭养家的人，在世界上做自己的工作时，他更像是一个与母亲平等的人。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男人，是在他成年后才出现的
11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夜班工作了六个月。没有孩子在夜班工作还能保持童真。

他一生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发生在
他母亲买了一些加州的李子。另外两次是她做蛋奶酱的时候。那些都是事件。他记得
当时，他的母亲告诉他，她会做一道美味的菜肴
“浮动的岛屿”她曾这样称呼它，“比奶油还要好。”多年来，他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坐在桌前
在面前有一个浮动的岛屿，直到最后他把这个想法降到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的边缘。

有一次，他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枚银币。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
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场悲剧。就在银币在他眼前闪烁的瞬间，他便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甚至还未捡起银币。在家里，像往常一样，食物不够吃，他本应像每周六晚上领取工资时那样带回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从未花过自己的钱，却饱受糖果之苦。他对那些只有在红字日才尝过的甜食如饥似渴。

他没有试图欺骗自己。他知道这是罪，于是故意去偷吃十五美分的糖果。他省下十美分留作未来的狂欢；但不习惯带钱，结果还是丢了
十分钱。这发生在他在良心受折磨之时，对他而言，这是神的报复之举。他感到恐惧，意识到一位邪恶而愤怒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看到了这一切，并迅速惩罚了他，甚至剥夺了他罪孽的全部应得之报。

在记忆中，他总是把那件事视为一生中最伟大的罪行，每当回忆起这件事，他的良心总会再次觉醒，给他带来一阵刺痛。这是他衣橱里唯一的骷髅。此外，由于自身的处境和条件，他对那件事充满了遗憾。他是
对他在本季度的花费方式感到不满。他本可以更好地投资，而且，从他后来对上帝的迅速认识中，他
如果他能一口气花掉整个季度，就会打败上帝。回想起来，他花了上千次，每次都是为了更好地
优势

还有一段过去的记忆，模糊而遥远，但被父亲那野蛮的脚步永远烙印在他的灵魂中。这更像是噩梦，而非具体事物的记忆——更像是让人在睡梦中跌倒的人类记忆，这种记忆会回到他那树栖的童年。
世系

这个特定的记忆从未在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约翰尼清醒的时候。它是在夜晚，在床上，在他意识清醒的那一刻出现的
他渐渐沉入梦乡，迷失自我。每次醒来时都惊恐地惊醒，那一刻，在最初的病态开始时，他觉得自己横躺在床脚。床上躺着模糊的父亲和母亲的身影。他从未见过父亲的模样。他对父亲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他那野蛮无情的双脚。

他早年的记忆一直萦绕在他身边，但他没有晚年的记忆。所有的日子都一样。昨天或去年就像几千年前一样——或者
一分钟，什么都没发生过。没有事件来标记行军的进程
时间。时间没有前进，它总是停滞不前。只有旋转
移动的机器，它们没有移动到任何地方——尽管它们移动得更快。

大大*

十四岁时，他开始在淀粉厂工作。这是一件大事。终于发生了可以铭记一生或一周工资都无法补偿的事情。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一台机器。
奥运会，一个来自遥远的地方的东西。“当我开始研究恒星时，”或者，
“之后”或“在我去淀粉厂之前”是他经常写的句子

每秒的逻辑推论

他庆祝自己的十六岁生日，走进织布机房，拿起织布机。这是又一次激励，因为这是手工活。而且他很出色，
因为他的泥土被磨坊塑造成完美的
机器。三个月后，他开始运行两台织机，后来又增加了三台和四台。

在他织布机的第二年结束时，他生产的纱线比其他任何织布工都多，而且比一些技术较差的织布工多出两倍以上
孩子们也长大了，吃得更多了，他们也长大了。
学校和课本都要花钱。因此，他越工作，物价就越高涨。即使房子已经破败不堪，租金却在上涨。

随着他的身高增长，他似乎变得越来越瘦弱。此外，他也变得更加紧张。随着紧张情绪的加剧，他的暴躁也愈发明显。
还有易怒。这个孩子已经从许多痛苦的教训中学到要避开他。他的母亲尊重他的赚钱能力，但她的尊敬中夹杂着恐惧。

他没有生活的快乐。他从未见过日子的进程。他睡着了，他在抽搐中睡着了。其余的
他工作的时间，他的意识是机器意识。
他的脑海一片空白，没有理想，只有一个幻觉，那就是他喝的是好咖啡。他是一个工作狂，没有精神生活
然而，在他心灵的深处，有他不知道的东西
他的每一小时的劳作，他的每一个动作，他肌肉的每一次抽搐，都在被衡量和筛选，为他和他的小世界未来的一系列行动做准备，这将令他和他的小世界感到惊讶。

那是一个晚春的夜晚，他下班回家时感到异常疲倦。当他坐到桌前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但他并未察觉。他情绪低落，默默地吃着面前的食物。孩子们叽叽喳喳地
用他们的嘴发出咔嚓声。但他对他们充耳不闻。

“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吗？”他的母亲最后绝望地问道。他茫然地看着面前的盘

子，又茫然地看着她。

“浮岛，”她得意地宣布。“哦，”他说。

“浮岛！”孩子们大声齐声说。

“哦，”他说。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又说：“我想我今晚没饿了。”

他放下勺子，向后一推椅子，疲惫地从桌子旁站起来。“我想我该去睡觉了。”

他走过厨房地板时，脚步比平时拖得更重。
脱衣成了一个巨人的任务，一个可怕的徒劳，他爬进床铺时，还穿着一只鞋，
虚弱地哭泣着。他意识到一股上升的、膨胀的力量
他脑中有一样东西，使他的大脑变得模糊不清。他的瘦长的手指像手腕一样大，
而手指的末端则有一种遥远的感觉
感觉模糊不清，就像他的大脑一样。他的后背很小
难以忍受。他的骨头都疼了。他全身都在疼痛。在他的脑海中，开始响起百万
织机的尖叫、敲击声、撞击声和咆哮声。所有的空间都
布满了穿梭机。它们在星星之间穿梭，错综复杂。他自己操作着一千台织机，它
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更快，他的大脑放松了，更快，更慢，成为了一条喂养一千架穿梭机的线。

他第二天早上没有去上班。他正忙着在脑海中运行的千台织机上编织巨幅图案。
他的母亲去上班了，但先请来了医生。他说，这是严重的拉格里普病发作。珍妮
担任护士，执行了他的指示。

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袭击，一个星期后约翰尼才穿好衣服
摇摇晃晃地在地板上走动。医生说，再过一周，他就可以恢复工作了。周日下午
，织布车间的工头来看望了他，这是他康复的第一天。工头告诉他的母亲，他是
房间里最好的织工。他的工作会留给他。他可以从周一开始回来上班。

“你为什么不感谢他们，约翰尼？”他母亲焦急地问道。

“他病得那么重，还没恢复过来。”她向来访者道歉地解释道。

约翰坐得弯腰，坚定地盯着地板。工头走后很久，他仍坐在那里。外面很暖和，
他在下午坐在门廊上。有时他的嘴唇会动。他似乎迷失了
无休止的计算。

第二天早上，天气变暖了，他坐在门廊上。这次他带着铅笔和纸继续计算，
痛苦而惊人地计算。

“数百万之后是什么？”威尔从学校回来时，中午问。“你怎么做？”

那天下午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每天，他都不用纸笔，回到门廊。他全神贯注地望着那棵生长着的树。
就在街对面。他一次研究好几个小时，而且与众不同
当风吹动树枝，树叶飘动时，它就感兴趣了。
这一周，他似乎沉浸在与自己的伟大交流中。周日，坐在门廊上，他几次大声笑了起来
他母亲的打扰，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他的笑声了。

第二天清晨，在黎明时分，她来到他的床前把他叫醒。他这一整夜睡得正香，醒来时毫无困意。当她把被子从他身上脱下时，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试图抓住被子。他躺下安静地，轻声说话。

“没用，妈妈。”

“你会迟到的，”她说，以为他还在睡觉。

“我醒了，妈妈，我告诉你没用。你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我不会起床的。”

“但是你会丢掉工作的！”她喊道。

“我不会去收拾的，”他用一种奇怪的、毫无激情的声音重复道。

那天早上她自己没有去上班。这是任何疾病都无法治愈的
她所知道的疾病，她能理解发烧和谵妄；但这是疯狂。她把被子拉起来盖在他身上，让珍妮去叫医生。

当那个人到来时，约翰尼正在睡着，他轻轻地醒来，让他的脉搏被测量。

“他没事，”医生报告说。“虚弱得很，仅此而已。骨头上没有多少肉。”

“他一直都是这样，”他的母亲主动地说。“现在走吧，妈

妈，让我休息一下。”

约翰说话温和而平静，他温和而平静地翻了个身，睡着了。

十点钟时分，他醒来，穿好衣服。他走到厨房里，发现母亲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

“我要走了，妈妈，”他宣布，“我想说再见。”她把围裙披在头上，突然坐下来哭了起来。他耐心地等着。

“我可能知道的，”她哭着说。

“在哪里？”她终于问道，把围裙从头上取下来，用一张毫无好奇的脸看着他。

“我不知道——任何地方。”

他说话的时候，街对面的树在他的内心幻象中显得光彩夺目。它似乎潜伏在他的眼睑下，他想看的时候就能看到它。

"Anyour job?"she quav ered.

“我再也不会去工作了。”

“天哪，约翰尼！”她哭喊道，“别这么说！”

他说的话对她来说是亵渎。作为一个听到孩子否认上帝的母亲，约翰尼的母亲被他的话震惊了。

“你到底怎么了？”她用一种蹩脚的命令语气问道。

“数字，”他回答说，“耶稣的数字。这星期我做了很多数字工作，这最令人吃惊。”

“我看这和它有什么关系，”她哼了一声。

约翰耐心地笑了笑，他的母亲意识到，他那暴躁和易怒的持续缺席让她感到明显的震惊。

“我给你看，”他说，“我累坏了。是什么让我累？搬家。”
我自出生起就一直在搬家。我已经厌倦了搬家，再也不想搬家了。还记得我在玻璃房工作时吗？我每天要搬运三百打瓶子。现在我想，每个瓶子我大概要搬运十次。那就是每天三万六千次搬运。十天，每天三千六百六十次搬运。一个月，每天一百八十万次搬运。
动作。扔掉八百零一“——”他漫不经心地说
慈善家的善举——“扔掉8万，剩下的一个月有100万次移动——一年有1200万次移动。

“在织布机上我移动了两倍，这使250万
一年移动一次，我觉得我以这种方式移动了大约一百万年。

“这周我一点动静都没做。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做。我告诉你，那很美好，就在那里，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做。
我以前从来没有快乐过，我从来没有时间。我一直在搬家
时间。这不是快乐的方式。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只会休息，休息，休息，再休息。”

“但是威尔和孩子们会怎么样呢？”她绝望地问道。“就是，威尔和孩子们。”他重复道。

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苦涩。他早就知道母亲的对年轻男孩的野心，但这种想法不再令人恼火。什么都不重要了。甚至那也不重要。

我知道，妈妈，你一直在为威尔打算——让他留在学校当会计。但没用，我已经放弃了。他得去工作了。她哭着说，开始用围裙遮住头，改变了主意。

“你从未把我养大，”他带着悲伤的善意回答。“我养大的，妈妈，还有威尔。他比我高大、更重、更高。小时候，我觉得自己吃不饱饭。后来他也是个孩子时，我也得帮他干活赚钱。但那些都过去了。威尔可以去工作，和我一样，或者他去见鬼，我不在乎哪个。我很累，现在就走。你不会说再见吗？”

她没有回答。围裙又盖在她的头上，她哭了。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

“我确信我已经尽了我所知的最好，”她哭着说。

他从房子里走出来，沿着街道走着。看到那棵孤零零的树，他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耶稣不会做什么的，”他对他说他自己，半声半语，用一种呜咽的腔调。他满怀惆怅地仰望天空，但明亮的太阳使他眩晕和失明。

他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得并不快。他经过了麻纺厂。织机房里传来低沉的轰鸣声，他笑了。那是一种温和而平静的笑容。他没有人讨厌，甚至包括那轰鸣的尖叫声。机器。他身上没有苦涩，只有对休息的过分渴望。

随着他的到来，房屋和工厂越来越少，空地越来越多他来到了这个国家。最后，城市已经在他身后，他沿着铁轨旁的一条绿树成荫的小路走着。他走路不像人，看起来也不像人。他是一个人类的怪胎。这是一场扭曲和它是一段短小而无名的生命，像一个病态的猿猴一样蹒跚而行，双臂松开，肩膀弯曲，胸膛狭窄，怪诞而可怕。

他经过一个小火车站，在树下的草地上躺了下来。整个下午他都躺在那里。有时他会打盹，睡着时肌肉会抽搐。醒来后，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鸟儿或抬头望向头顶树枝上的天空。一两次大声笑了，但与他所见所感无关。

黄昏过后，在夜的最初黑暗中，一列货车
轰隆隆地驶进车站。当火车开始将车厢调到侧线时，约翰尼悄悄地沿着列车的一侧走。他拉开了一节空车厢的侧门，笨拙而费力地爬了进去。他关上了
门。引擎发出哨声。约翰尼躺在地上，在黑暗中他笑了。

<目录

后面 下一

首页|个人简介IBeaty Ranch Wol House博物馆

版权所有G1997-2008 Jack London AII richts reserved dick here fcr our terms of service